

20

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查密莉雅

[吉尔吉斯斯坦] 艾特玛托夫 著
力冈 冯加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查密莉雅

[吉尔吉斯斯坦] 艾特玛托夫 著

力冈 冯加 译

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图书馆藏书



200702560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
ДЖАМИЛЯ

据 АЙТМАТ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2)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密莉雅/(吉尔吉斯)艾特玛托夫著;力冈,冯加译.

-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8.10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47-X

I. 查… II. ①艾…②力…③冯… III. 中篇小说-
作品集-吉尔吉斯-现代 IV. I3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350 号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7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1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6.50 元

前 言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只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小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当代作家。但他的名字却远远地超越了吉尔吉斯的国界，传遍世界许多国家。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九七年的统计数字，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一百二十七种文字，在一百多家外国出版社出版发行。甚至一个世界上总共只有四万多人的民族——萨阿米人（居住在挪威、瑞典等国）几年前也用本族语言萨阿米语出版了他的一本小说。而在德国，据报道，几乎每个家庭里都有至少一本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一个小民族的作家何以享誉世界，受到各国读者如此的喜爱呢？我们只能说：这是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艺术魅力使然。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一九二八年生于前苏联吉尔吉斯的一个游牧村落。童年时代像“一座童话宝库”似的奶奶讲不完的故事，三十年代的大肃反以及四十年代伟大的卫国战争，都在未来作家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五十年代初艾特玛托夫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成名作《查密莉雅》（1958）不仅使他享誉全苏联，而且在欧洲也引起强烈反响。小说发表后第二年，法国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便亲自把它译成法文，并称其为“世界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一九六三年，年仅三十四岁的艾特玛托夫因中篇小说集《草原与群山的故事》（包括《查密莉雅》等四部中篇）获得前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奖。此后，他又连续三次获得前苏联国家奖。至八十年代末，艾特玛托夫所写的十余部中篇小

说无一例外地全都拍成了电影或电视剧，有的还改编成了歌剧或芭蕾舞剧。所有这些成就在前苏联的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篇小说《查密莉雅》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年轻美貌的有夫之妇一反传统观念和习俗，爱上另外一个男人，并最终与之出走。这样的爱情题材在浩瀚的书海中屡见不鲜。但艾特玛托夫独具匠心，以朴实酣畅的笔墨为读者描绘出一个充满吉尔吉斯风情的动人故事。作家没有去写女主人公查密莉雅与旧的传统习俗之间的冲突，相反，倒是用简洁的文字展示了宗法环境诱人的一面：和睦而殷实的家庭，对儿媳百般怜惜的慈祥婆婆，作为“全村头一个骑士”的丈夫。作家着力刻画的是查密莉雅对一个“只有一件破大衣”但“在精神上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富有”的丹尼亚尔的感情变化：从无情到有情，从爱情的萌生、发展，直到最后的爆发。而所有这一切自始至终都是以广袤的吉尔吉斯大草原为背景，通过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山村少年的眼睛来观察，通过少年的感受来表达的，因而小说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随着少年的叙述，我们仿佛听到了在那迷人的八月之夜丹尼亚尔唱起的那支赞颂爱情、赞颂生活的嘹亮的高山与草原之歌，看到了在那雷鸣电闪的夜晚坐在麦秸堆旁的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这两个“新的、无比幸福的人”……艾特玛托夫把一个常见的爱情题材写得真正富有诗情画意，令人情怀激荡。

如果可以用人与生活这四个字来概括艾特玛托夫早期创作的主题的话，那么，人民与历史就是作家六十年代中后期创作的主旋律。在这一时期，深沉的回忆录形式替代了以歌颂新人为主的中短篇小说，严峻的现实主义拂去了先前扎根于现实的浪漫主义气息。《永别了，古利萨雷！》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这部中篇只写了一个在路上牵着一匹老马的老人一夜的回忆。它通过不断变幻的时空，再现了人与马一生的坎坷遭遇，勾

勒出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主人公塔纳巴伊是一个正直、倔强的普通牧人。早年他积极参加集体化运动，曾亲自没收了自己的被划为富农的哥哥的财产；在卫国战争中他从西线打到东线，负过伤，流过血；在战后艰苦的农庄劳动中，他总是哪里最困难就到哪里去。但最后他还是落了个在与官僚主义者的冲突中被指控为破坏分子、开除党籍的结果。小说中关于这场冲突的详尽描写震撼人心，发人深省：为什么一个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拼命工作的人竟会得到这样悲惨的下场？为什么会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呢？——这一切真实地再现了前苏联战后年代的困境，暴露了那些年代吉尔吉斯民族生活中尖锐的社会矛盾。

正如翻译家冯加先生指出的那样，《永别了，古利萨雷！》的另一成就是，艾特玛托夫扩大了艺术的表现范围，塑造了一匹骏马古利萨雷的生动形象。它与屠格涅夫笔下的木木、托尔斯泰笔下的霍斯密托尔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他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他自己的，别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是爷爷讲的。”这是艾特玛托夫一九七〇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白轮船》中的头几句话。七岁小主人公自己的故事是他幻想中的故事，他总幻想着自己能变成一条鱼，游进伊塞克湖，去找白轮船，那上面有他从未见过面的爸爸。他爷爷给他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说的是在很远很远的古代长角鹿妈妈拯救和保存了布古族人的事。而孩子不知道，还有第三个故事，那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其中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和他的爷爷莫蒙、姨父奥罗兹库尔。他经常看到奥罗兹库尔姨夫大发脾气，把别盖伊姨妈打得遍体鳞伤，还用最难听的话骂她，骂莫蒙爷爷，而他们总是不敢反抗，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他。直到后来那一天，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看到神圣的长角鹿妈妈血淋淋的尸体，看到奥罗兹库尔发狂似的用斧子猛劈鹿角……孩子心中珍藏的圣物毁灭

了,只剩下“谁也不知道的”天真幻想,于是,他摒弃了他那孩子的心所不能容忍的东西,怀着与爸爸会面的美好愿望,跳入冰冷的湖水中,永远地游去了。

《白轮船》是艾特玛托夫创作中的一个新高峰。作家把神话、幻想与现实三条线索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善与恶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被评论界称为典型的自然哲理小说。

艾特玛托夫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特色的作家。对普通人真诚善良美好的内心世界的赞颂,贯穿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他擅长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心理以及描写自然景色。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洋溢在他作品中那种浓郁的民族气息:他善于汲取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广泛地运用民间文学的各种表现手法,经常采用神话、传说、民歌民谣来深化主题,从而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是非常好读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像蜜和酒,甘甜芬芳得让你陶醉其中……在读他的作品时,甚至能闻到成熟庄稼和干草堆的气味。”这是我国著名作家冯德英先生说的几句话。我相信,这也是许多读过和即将阅读艾特玛托夫作品的读者共同的感受。

刘 开 华

一九九八年一月

内容说明

艾特玛托夫(1928-)是著名的吉尔吉斯斯坦作家。他曾三次获前苏联国家文学奖、一次获列宁奖。他写的十二部中篇小说无一例外地被拍成了电影或电视剧。有的还被改编成歌剧、芭蕾舞剧，这在前苏联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本书收入他的三部中篇《查密莉雅》、《永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每篇都鲜明地体现了作家的艺术特色：清新的生活气息，独特的民族风情，浓郁的抒情格调，对真善美的热情讴歌。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像蜜和酒，甘甜芬芳得让你陶醉其中。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世界127种文字。

12785/03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第一辑)

《查密莉雅》

[吉尔吉斯斯坦] 艾特玛托夫 著

《岸》

[俄罗斯] 尤·邦达列夫 著

《蛇结》

[法] 莫里亚克 著

《城堡》

[奥地利] 卡夫卡 著

《母与子》

[法] 罗曼·罗兰 著

《雪国》

[日本] 川端康成 著

《我的安东妮亚》

[美] 薇拉·凯瑟 著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爱尔兰] 乔伊斯 著

《恰巴耶夫》

[苏联] 富尔曼诺夫 著

《珍妮姑娘》

[美] 德莱塞 著

责任编辑：刘开华

封面设计：翁 涌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目 次

查密莉雅	力 冈译(1)
永别了,古利萨雷!	冯 加译(55)
白轮船	
——故事外的故事	力 冈译(241)

查 密 莉 雅

这会儿我又一次站在这幅镶着简单画框的小画前面。明天一早我就要动身回家乡去，因此我久久地、出神地望着这幅小画，好像它能够对我说些吉祥的临别赠言似的。

这幅画我还从来没在展览会上展出过。别说展出，就是每逢有亲属从家乡来看我，我都尽量把它藏得远远的。其实，它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可也根本算不上是一幅艺术精品。这幅画很朴素，朴素得就像上面画的那片大地。

这幅画的远景是暗淡的秋天的天际。在遥远的群山上方，秋风催赶着片片疾驰的行云。近景是一片赤褐色的长满艾蒿的草原。道路黑黝黝的，刚刚下过雨之后还没有晒干。路旁是已经干枯的、被踩断的密密丛丛的芨芨草。顺着被冲洗过的车辙，有两个人的脚印伸向前去。越远，路上的脚印就显得越浅，至于那两个旅伴：看样子只要再走一步，就会跨到画框外面去了。其中的一位……不过，我这话有点扯远了。

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事。那是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我们的父兄在遥远的前方，在库尔斯克和奥勒尔附近苦战；我们——当时都还是一些十四、五岁的少年——在集体农庄里劳动。天天干不完的重活儿，本来都是成年人干的，如今压在我们还没有长结实的两肩上。我们在收割的时候又偏偏碰上特别酷热的天气。几个星期不回家，日日夜夜在田野里、打谷场上，或者在往车站运粮的路上。

在一个酷热的日子，镰刀都好像因为收割磨得发烫了，我从车站坐空车回来的路上，决定顺便回家去看看。

靠近河滩，街道尽头处的小丘上，有两座围着坚固的土墙的院落。宅院周围有一排高高的白杨树。这就是我们两家。很久以来，我们两家就毗邻而居。我是大房的孩子。我有两个哥哥，他们还没结婚，都上前线去了，已经很久没有他们的音信了。

我父亲是个老木匠，天一亮就起身做祈祷，然后到工场木工间去，直到很晚才回家。

家里就剩下母亲和一个妹妹。

旁边的院子里，或者照村里叫法，小房里，住着我们的近亲。不是我们的曾祖，便是我们的高祖，曾经是亲弟兄；而我称他们近亲，就是因为我们是家人。早从游牧时代，从我们的祖先一块儿安扎帐篷、一块儿牧放牛羊的时候起，我们就兴亲族住在一起。这种传统还被我们保持下来。在村里实行集体化的时候，我们父亲一辈就挨在一块儿安了家。而且也不只是我们，贯穿全村的一直通向河滩的整条阿拉尔街，都是我们同族人，我们都是一个族系的。

实行集体化后不久，小房的家主就去世了。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岁数很小的儿子。当时村里还奉行着世代相传的族法，依照族法的老传统，不能让携儿带女的寡妇嫁出族外，于是族人便让我的父亲娶了她。他这样做，也是他对于祖先在天之灵应尽的本分，因为他是死者最近的亲属。

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二个家。小房表面上家业独立：有自己的宅院，自己的牲畜，但实际上我们是一块儿过日子。

小房的两个儿子也参了军。老大萨特克是刚结婚不久就走的。我们还能收到他们的来信，当然，要隔很久才能收到一封。

小房里剩下婆婆——我唤她婶娘——和儿媳，即萨特克的

妻子。她们俩从早到晚在农庄里干活。我的婶娘是一个善良、温顺、老实的女人，干活儿从不落在年轻人后面，不论是挖沟，浇水，样样都行。命运像是褒奖她的勤劳，又赐给她一个能干的媳妇。查密莉雅和婆婆一模一样，肯操劳，心灵手巧，就是性格有点不同。

我很喜欢查密莉雅。她也很爱我。我们很合得来，可是我们不敢彼此称呼名字。我们要不是一家人，我一定叫她查密莉雅。可她是我哥哥的妻子，我得叫她嫂子。她唤我小兄弟，尽管我并不大，我们在年龄上的差别根本不大。但这是村里的习惯：嫂子得把丈夫的弟弟唤做小叔或小兄弟。

两房的家务都由我母亲经管。我的小妹帮她一些忙，她还是一个辫儿上缠着头绳的傻小姐儿。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她那样勤劳地干活。是她把两家的小羊和小牛赶到菜园外去牧放，是她拾来干牛粪和干柴，让家里总有东西烧，是她，是我这个翘鼻子小妹妹，为了不让妈妈挂念杳无音信的儿子，总想尽办法给妈妈解闷消愁。

我们这一大家人和睦相处，丰衣足食，全是母亲的功劳。她是我们两家的全权主妇和管家人。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进了我们的游牧祖先的家门，她一直是虔诚地遵循着祖先的遗训，公正无私地掌管两家家务。村里公认她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心地好、见识广的贤主妇。家里一切都归她掌管。至于父亲，说实话，村里人不承认他是一家之主。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在要办一点什么事的时候这样说：“唉，你顶好不要去找大师父，——我们此地对手艺人这样尊称——他就晓得那把斧头是他自己的。他们家里大娘才是一家之主，你去找她，保准没错儿……”

应当说，别看我小小年纪，倒还常常参预一些家务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哥哥们都打仗去了。人们把我称做两家的男

子汉、护家的和养家的，这多半是开玩笑，有时却也是正经的。我以此感到骄傲，一种责任感就常常挂在心上。并且，妈妈对我敢于独当一面也采取鼓励态度。她盼望我成为一个善经营、能办事的机伶人，不要像父亲那样，一天到晚一声不响地刨木头、锯木头……

我从车站回来，在宅旁柳荫下停住车子，松了套绳。当我向门口走去时，看到我们的生产队长奥洛兹马特在院子里。他骑在马上，像往常一样，一条拐杖系在马鞍上。妈妈站在他旁边。他们正争论着一件事。我走近些，听见母亲的声音：

“不行！别胡闹，哪儿见过女人赶车运粮食？你做做好事，让我的儿媳妇清静点吧！她原来干什么，还让她干什么吧！就这样已经搞得我晕头转向了，你倒来管管两个家看！幸亏还有个小丫头帮我一把……已经有一个星期我连腰都直不起来，腰简直要断了，就像驮着块千斤石，这不，玉米又干坏了，等着浇水呢！”她说越上火，一面不时地把头巾的角往衣领里面塞。她生气的时候，常做这种动作。

“您这个人可真是的！”奥洛兹马特在马上晃了一下，失望地说，“我要是有腿，而不是这条拐杖，我会来求您？最好还是像过去一样，我自己来干，把粮食袋往车上一摔，赶马就走！……这不是女人干的活儿，我晓得，可你到哪里找男人去？……所以才决意请女将出马。您不准儿媳妇赶车，可上级对我们把难听话都说尽了：战士们需要粮食，我们却完不成计划。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我拖着长鞭朝他们走去，队长看见了我，高兴起来，显然他是想出了什么新点子。

“好啦，您要是担心媳妇的安全，瞧，有她的小叔子保驾，”他高兴地指着我说，“他决不会让谁靠近她。可以不必犹豫啦！咱

们的谢依特是好汉子。只有这些小伙子，咱们这些养家的，才真解决问题……”

妈妈不让队长把话说完：

“唉呀，瞧你像个什么样子，简直成了流浪汉！”她数落起来，“瞧你那头发，毛蓬蓬的……你爸爸也真是好样的，给儿子剃剃头都腾不出工夫……”

“就这样好啦，今天就让儿子和老人家亲热亲热，剃剃头，”奥洛兹马特机伶地接过母亲的话头说，“谢依特，今天你就留在家里，把马喂一喂，明天一早我就派给查密莉雅一辆车，你们一块儿赶车。要给我记住，你可得负责她的安全。您就别担心啦，家主娘，谢依特决不让她受欺侮。既是这样的话，我还再派丹尼亚尔同他们一块儿。您是知道他的，是个很老实的后生……就是刚从前方回来的那一个。就这样吧，三个人一块儿往车站运粮食，谁还敢动一动您的儿媳妇？对吧，谢依特？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想让查密莉雅赶车，可你妈妈不同意，你要劝劝她！”

队长的夸奖，以及他竟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同我商量问题，使我心里美滋滋的。另外我立时想象着，能和查密莉雅一块儿赶车去车站该有多好。我于是摆出一副老成的样子，对妈妈说：

“保证没事儿，怎么，会有狼来把她吃掉还是怎的？”

我并且摆出老把式的神气，煞有介事地从牙缝里哧了一声，大模大样地晃着肩膀，拖了鞭子就走。

“唉呀，你可真行！”妈妈做出惊喜的样子，但是她马上气愤地呵斥道，“狼吃不吃她，你怎么知道？就出了你这块聪明材料！”

“他不知道，谁知道？他是你们两家的男子汉，很能干，有两下子！”奥洛兹马特拼命讲我的好话，他一面担心地望着妈妈，怕她又固执下去。

可是妈妈没有反驳他，只不过不知为什么立时重重地叹了口气，缓和了语气说：

“这可算什么男子汉，还是孩子哩，可就这样也得白天黑夜地埋头干活……我们那些叫人爱不够的男子汉天知道在哪里！家家空荡荡的，就好比营地上拔掉了帐篷……”

我已经走远了，没有听完母亲的话。我一路用鞭子打着屋角，打得灰尘飞扬，我甚至没有理睬正在院子里用手拍制牛粪块的小妹欢迎的笑脸，神气活现地走进了井棚，我在里面蹲下来，不慌不忙地从桶里倒水洗净了手。然后走进房里，喝了一碗酸牛奶，再倒一碗端到窗台上，把面包掰碎泡了吃。

妈妈和奥洛兹马特还留在院子里。只不过他们已经不再争论了，而是平心静气地低声谈着。他们准是在谈我的哥哥们。妈妈不时用衣袖擦擦红肿的眼睛，深沉地点着头，表示对正在安慰她的奥洛兹马特的回答，一面用模糊的泪眼望着绿树葱葱的远方，像是希望看到自己远方的儿子。

妈妈一伤心起来，就什么都不讲了，看样子，她答应了队长的要求。他达到了目的，很是得意，抽了一下坐骑，马匹踏着轻快的碎步出了院子。

不论是妈妈，还是我，自然都丝毫没有想到，这一切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我一点都没有担心查密莉雅能不能驾驭得了双套的马车。她对马是摸得透的，因为查密莉雅是巴开尔山庄一位牧马人的姑娘。我家的萨特克也是牧马人。似乎有一次春天赛马时，他竟赶不上查密莉雅。是不是真的，谁也不管它，可是大家都在说：赛马之后，恼羞成怒的萨特克就把她抢来了。还有一些人却偏说，他们是恋爱结婚的。不管怎么说吧，他们共同生活总共只有四个月。后来战争开始，萨特克便应召参军了。